



同胞关系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 洪 伟

[摘 要] 同胞关系是指核心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心理关系。家庭危机模型和转折点理论分别剖析了新生儿的降临对家庭和头胎孩子带来的影响。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同胞关系可以划分成不同类型,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同胞关系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家庭微系统中,父母的婚姻质量和差别对待会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同胞关系,而同胞关系又会反过来影响他们的社会性发展。

[关键词] 同胞关系; 兄弟姐妹; 儿童和青少年; 影响因素; 社会性发展

计划生育于1982年被定为我国基本国策,到21世纪初,第一批独生子女已经达到适婚年龄。随着社会的发展,政策也一直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从“双独”开放二孩,到2013年“单独”二孩,再到2015年全面开放二孩,直至最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提出“设立生育基金、对丁克征税”等建议,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热议。比如,要不要响应“全面二孩”政策生第二胎?两个或多个孩子之间关系是怎样的又会如何发展?父母对孩子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又该如何处理?

一、头胎与二胎

近些年来,头胎在应对家庭生第二胎时

容易出现诸多不适的问题,关于此类的负面新闻数见不鲜,比如,据《东南网》报道,张女士的儿子原来乖巧听话,几乎没有在学校生事,可自从去年她生了女儿后,儿子变化很明显,打架、捉弄人、违反学校纪律屡次犯错,老师多次叫家长去学校谈话。儿子甚至还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掐妹妹。后来才发现,儿子这些行为是因为觉得有了妹妹之后,妈妈不爱他了,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行为重新得到关注和关爱。当然,也有头胎儿童非常期待弟弟或妹妹的到来,可以一起玩耍、相互陪伴。但不可小觑的是,二胎的降临给家庭结构带来了质的改变,那么头胎儿童如何面对新生的弟弟或妹妹呢?

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提出不同的观点。以家庭危机模型为代表的这一派认

为，二胎的出现是家庭以往从未面临或经历的事件，这种变化会给家庭成员带来诸多心理压力，可能会造成家庭危机^[1]。倘若父母不能及时恰当地安慰头胎儿童的情绪，他们会因此出现一些适应不良行为或问题行为，其中最为典型的现象就是“退化”，如同报道中的小男孩，试图通过类似婴儿哭闹等不成熟行为来重新获取父母的关注和关爱。

以转折点理论为代表的另一派认为，随着二胎的出现，头胎儿童担任起哥哥姐姐的角色，这种挑战能够促进儿童健康地成长，同时也能帮助家庭团体良性的发展。比如，哥哥或姐姐不仅可以快速地掌握一些照料自己的技能，而且还能主动帮助父母承担一部分照顾新生弟弟或妹妹的责任。一些研究也表明，相比较于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表现出低依赖性、低自我中心化，以及高集体自我和高合作性格^[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会提高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水平。

二、同胞关系的界定与分类

同胞关系是指核心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心理关系。一般来说，同胞关系是人一辈子从出生到死亡持续时间最长的人际关系之一，大多数情况都会超越与父母相处的时长，并且年长的同胞可能会主动照顾年幼的同胞，在亲子关系之外起到补充作用，是个体在社会性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背景。另一方面，同胞之间又会互相分享资源、互相援助支持、互相模仿学习等，这种关系类似于但又超越了同伴关系，对每个人的成长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研究者采用不同的划分标准，将同胞关系分为不同的类型。首先，从家庭结构上

来讲，有核心家庭（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中的子女由同一对夫妻所生，也有重组家庭（离婚后重新再组的家庭）中的子女具有不同生母或生父，比如影视剧《家有儿女》中刘星与夏雪、夏雨。根据不同的家庭组成结构，同胞关系可以分成全同胞（同父同母）、半同胞（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继亲同胞、收养同胞和寄养同胞五种关系类型。由于其复杂性，在心理学领域的诸多研究较少聚焦于特定的类型，而是笼统地研究同胞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其后效。

其次，从相处模式上来讲，同胞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内群体机制会使得他们建立亲密的社会联结。另一方面，父母为子女提供的资源有限，难以做到绝对均匀地分配，因此会引发同胞之间的内部冲突。这种矛盾又纠结的人际关系分化出三类较为典型的同胞关系^[3]。第一类，温暖和谐型。一般来说，同胞有着相似的基因、共同的成长背景，以及接受同样的家庭价值教育，通常会互相认定对方为内群体成员，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更多的合作性，也存在更多利他行为。比如，《增广贤文》中的“打虎还得亲兄弟”，只有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才会在患难之中齐心协力、奋不顾身。第二类，敌意冲突型。利益的冲突容易引发同胞之间的斗争，在低龄同胞中尤为常见，很多非独生子女在年幼时都会与兄弟姐妹发生冲突，比如抢零食、抢遥控器、抢游戏机等等。同样，高利益的冲突也更可能造成敌意冲突型的同胞关系，比如，曹植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秦王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康熙皇帝的九子夺嫡。再比如在许多新闻报道中，兄弟姐妹为争夺父母的遗产而大打出手。第三类，和谐与冲突并存型。这种类型的各项指标均介于温暖和谐型与敌意冲突型之间，也就

是说，这类同胞之间合作与竞争兼顾，统一与矛盾并存，既互相关爱、互相支持，又有着无法避免的冲突，在现实生活中相对较为常见。比如，荷兰一项研究中调查了1670名学生，结果就发现冲突并存型同胞关系比例最高，占40.8%，其次是温暖和谐型，占36.5%，最后则是敌意冲突型，占20.7%^[4]。

三、同胞关系的发展与变化趋势

尽管同胞关系可以被分成不同的类型，贴上不同的标签，但是同胞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互动的过程中塑造和调整。总的来说，这种关系的发展历程主要包括稳定性和可变性两个方面。在国外的一项研究中，他们连续多年追踪调查40个二孩家庭，结果发现，同胞关系在6岁到13岁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也就是说，如果一开始时，儿童之间的关系就不太和谐的话，那么成长到青少年时期关系依然不会有很大的改善。反过来说，如果在年幼时期他们的关系就很融洽，那么即使到了成年早期也仍然保持亲密关系^[5]。

另一方面，由于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有不同的发展任务，同胞之间的关系也会有一定程度上的细微变化。在年幼时期，人们更多地依托于家庭环境，因此，同胞之间会有相对较长的相处时间和相对较多的社会互动，弟弟、妹妹会模仿和学习哥哥、姐姐，而哥哥、姐姐也会照顾和教导弟弟、妹妹。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逐渐开始探索外部世界，尤其到青少年反叛期，同胞会相应地减少在家庭中的情感投入和社会投入，从而导致同胞关系会有小幅度的下降趋势。国外的一项相关调查发现，双生同胞之间的关系变化会受到年龄和性别的影响。年龄和性

别这两个维度可以排列组合成兄妹、兄弟、姐妹、姐弟四种类型。一般来说，同性别的同胞有着相同的生理机制和成熟过程，经历着相似的发展阶段。研究也发现，姐妹之间的感情在各个阶段都最为亲密且稳定，各自组成家庭之后联系也最为频繁。兄弟之间的感情也相对较为稳定，各自组成家庭之后联系相对较少。但是，兄妹或姐弟之间的感情则有所不同，亲密程度呈倒U形，也就是说，从出生到儿童期，亲密程度逐渐上升；从儿童期到成年早期，亲密程度逐渐下降^[6]。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在性别的作用下，异性同胞之间的兴趣爱好、行为活动有较大的差异，因此，亲密程度不如同性同胞。另一项调查研究也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学龄阶段的同胞之间逐渐建立深厚的手足之情，亲密程度也逐渐上升。再到成人阶段，由于生理机制本质上的区别，“儿大避母，女大避父”，父母如此，何况兄妹、姐弟之间，尤其是在一方或双方组成家庭之后，同胞之间的亲密程度会大幅度下降^[7]。

四、同胞关系的影响因素

同胞关系不仅会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环境方面的影响。家庭与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家庭内部各个组成成分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并且每一个部分都可能作用于家庭总体功能的发挥。在这个家庭微系统中，父母作为子女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持的重要来源，父母的言行举止、态度观点、价值观念等等，都能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最直接有力、最不容忽视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幼年儿童。具体到同胞关系，父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差别对待和婚姻质量两个方面。

1. 父母的差别对待

毋庸置疑，父母的差别对待会直接影响到同胞关系的发展。在非独生家庭中，我们总是强调要“一碗水端平”，保证每个子女受到相同的对待，而实际上往往很难实现真正的公平，在社会比较的机制下，同胞关系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资源分配的角度来说，父母提供的资源越有限，父母的分配方案越不公平，父母的差别对待越明显，那么同胞之间的恶性竞争越激烈，同胞之间的关系越差。以教育资源为例，受传统社会环境的影响，“重男轻女”思想残留，尤其在偏远的地区更是难以杜绝，由此产生子女受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问题。2010年的调查结果发现，父母在分配内部资源时更偏向男性^[8]，因此，就会导致非既得利益者的抱怨和敌意，不利于同胞关系的发展。在影视剧《欢乐颂》中也有类似的体现，樊胜美的母亲重男轻女，“榨干”女儿来补给儿子，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恶劣，尤其是利益双方的同胞关系。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差别对待会使得同胞关系变差，但是更重要的是父母在差别对待时的态度和方式，比如，父母在给予弟弟更多物质资源时，可以给哥哥或姐姐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口头上的表扬，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帮助儿童认识自身与同胞的差异，理解和认同父母的行为。在国外一项早期的调查中就发现，大概1/3的儿童报告自己曾经受到过父母的差别对待，但是其中3/4的儿童认为尽管是差别对待，但是没有觉得不公平^[9]。

2. 父母的婚姻质量

父母的婚姻情况是家庭和谐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家庭生活质量的直接体现，对同胞关系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在不良婚姻关系中，父母会有更多的负面情绪体验，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好好地照顾和

关爱孩子，提供的资源就会变少，进而加深同胞之间的竞争和嫉妒。另一方面，父母的消极情绪也会通过言行举止传递到孩子身上，进一步增加同胞之间的冲突和敌意，不利于同胞关系的发展。

此外，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的行为模式和观念价值都受到父母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和熏陶。比如，父母用争吵、暴力等消极手段去解决婚姻关系中遇到的冲突，那么孩子会模仿父母，以这种方式来处理同胞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得同胞关系恶化。相反地，如果父母采用家庭会议、理性商量等建设性的方式，那么孩子则会学习他们和谐、平等的处理方式，从而促进同胞关系的良性发展。总而言之，良好的婚姻关系能够减少同胞之间的冲突，促进积极同胞关系的形成。

五、同胞关系的影响后效

同胞关系与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同属于家庭系统中最重要的三个子系统，发挥着既相互独立又完整统一的功能。总的来说，同胞关系的建立能够促进个体的社会性发展，主要体现在社会适应和问题行为两个方面。

1. 社会适应

首先，积极的同胞互动本身就能提高同胞的社会交往能力和人际适应能力，这种同胞的相互作用可能超过了父母直接的影响。其次，在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存在等级结构，而同胞之间则是同级关系，因此，弟弟或妹妹更愿意学习和模仿相似性更高的哥哥或姐姐，这会促使他们认知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得到提升。比如，哥哥在饭后帮助妈妈扫地，并且还得到了妈妈的夸奖，那么妹妹在下一次类似的情境中可能就会效仿哥哥的

行为。反过来，哥哥或姐姐在照料弟弟或妹妹的过程中，也能够锻炼和提高自身的生活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然而，如果哥哥或姐姐没有做出很好的榜样，比如，他们经常表露出敌意、愤怒等消极情绪状态，或者经常出现暴力、攻击等行为倾向，弟弟或妹妹也可能受到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或者效仿这种不良行为。而且，同胞关系越亲密融洽，那么同胞之间的表露和互动越多，因此，同胞受到对方的影响也越大。这种影响既包括正面积极的，也包括负面消极的。这也提醒我们，父母在帮助孩子建立亲密的同胞关系之余，良好的榜样作用也显得至关重要。

2. 问题行为

由于同胞长期生活在一起，会建立相对稳定的依恋关系和情感联结，3/4的青少年表示，当感到孤独或者遇到困扰时，他们会向兄弟姐妹寻求支持和安慰。也就是说，同胞之间可以互相给对方安全感，提供温暖的港湾，促使双方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除此之

外，良好的同胞关系还能减缓生活中负面事件的消极影响，比如，弟弟在学习或生活中遇到了困难，姐姐能作为倾诉对象，通过情感上的宣泄，可以减少弟弟的孤独感、焦虑和抑郁倾向，姐姐也能给予建设性的指导，帮助弟弟克服困难，减少问题行为。反之，如果同胞关系恶劣，同胞之间存在很多欺负和攻击行为，就会增加儿童或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他们要花精力来处理不良的同胞关系，同时在学习或生活中遇到的麻烦无从排解，积久成疾，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症状。

总而言之，同胞关系是个体在社会性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背景，对每个人的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同胞关系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发挥着双刃剑的作用，既能促使同胞各自往积极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带来消极的结果。❾

洪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弓立新

参考文献：

- [1] Kramer, L., & Ramsburg, D. (2002). Advice given to parents on welcoming a second child: A critical review. *Family Relations*, 51(1), 2 – 14.
- [2] Rutter, M. (1996). Transitions and turning points in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As applied to the age span between childhood and mid – adultho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19(3), 603 – 626.
- [3] 陈斌斌, 赵语, 韩雯, 王逸辰, 吴嘉雯, 岳新宇, 等. 手足之情:同胞关系的类型、影响因素及对儿童发展的作用机制[J]. *心理科学进展*, 2017, 25(12), 2168 – 2178.
- [4] Buist, K. L., & Vermande, M. (2014). Sibling relationship pattern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child competence and problem behavior.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8, 529 – 537.
- [5] Dunn, J., Slomkowski, C., & Beardsall, L. (1994). Sibling relationships from the preschool period through middle childhood and early adolescen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0, 315 – 324.
- [6] Kim, J.-Y., McHale, S. M., Osgood, D. W., & Crouter, A. C. (2006). Longitudinal course and family correlates of sibling relationships from childhood through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77, 1746 – 1761.
- [7] Buist, K. L., Deković, M., & Prinzie, P. (2013).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psychopathology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meta – analysi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3, 97 – 106.
- [8] 郑磊. 同胞性别结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与教育获得[J]. *社会学研究*, 2013(5): 76 – 103.
- [9] Kowal, A., & Kramer, L. (1997).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parental differential treatment. *Child Development*, 68, 113 – 126.